

晉書

二十四

孔愉子汪

安國從弟羣

弟抵羣子沉

從子坦

丁潭張茂

陶回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愷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亦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比日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雁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一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乃協劉隗用事王道遠頗見踈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三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二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虐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

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
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
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里遠耳今誠乏才
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
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
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
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二年乃營山陰湖南侯
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采無所取病
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閭汪安國閭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閭
子靜字季恭再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
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
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
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大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音曰
見者以為直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
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言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
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
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左氏傳解屬
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
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
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餘而與馮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

賊子弑君汗宮瀕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
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音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
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
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
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孝為先移風
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清積以
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闕庠序
率尔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已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
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異於不
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
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
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
以王命尤貳憲制且信去年察率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
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此間經義有所未至實難間通不足復曲碎
乖例違舊迥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晉延
五年以展講旨鈞法齊訓示之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
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者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
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皇敦反與右
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道守請
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
司徒司馬陶回曰王道守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
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
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道才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運來是龍襲朝廷虛也
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
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
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声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

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筮時郝懿金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郝公遂使東門無限令直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其切始令懿金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道導更亮並欲用坦為丹楊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敝大坦固辭之道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由祖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道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巫日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道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李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戎道乖南北迥邈瞻河止宋每懷飢渴數會陽

九天禍晉國如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湯遺泯波散折言命戎狄之手躅踏豺狼之穴朝廷每監寐求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李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機之先覺見砒石之予悟哉引領來儀怪無告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雷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賈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際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異表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音有伺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能罷躡躡躡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

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
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任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道導府拜導妻曹
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自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
為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隨井則
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道守坦每
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苟日躋宜博
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
侍迁尚書未拜疾篤庾亮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
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亮深謝焉臨終与庾亮書曰不謂疾
苦遂至頓斃自省縣縣奄忽无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
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
顧眄名震天下棟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
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據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

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追贈光祿勳謚曰簡亮
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躡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
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
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
乏忝當大任因恥欲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
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覓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
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
神享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
之曰人餉吾兩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
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
人若喪慈親焉公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彭浩
臨揚州請為別駕迁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
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

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昊匪懈臨朝斤斤每欲
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外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
口去去无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
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音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
物不能与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
彭可專守征伐肅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
平勃相和之義今婉然通順人无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无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
處人間使君常疲聖躰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
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楊尹庾儼議曰順本君
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音從之隆和元年詔
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愚賈青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
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
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无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

留心北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
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為揚州
太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亦求海塩錢塘
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
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比自雁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
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
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
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
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
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為
孫因所害

群子斫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
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
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有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

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天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宜以君為節夫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蜀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固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為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絜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

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道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于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二子並遇害茂弟益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丹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

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道弼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道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无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道弼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粥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粥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巨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方斛米以救之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疆御丹楊尹桓景使事王道弼甚為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焚惑守南斗經旬道詔回曰南斗楊州分而焚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焚惑何由退舍道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无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既丁潭等咸以條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朝府聘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并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且遠明粥鬻賣之非且並補闕彌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忘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謝尚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方

方弟石

安兄弈

弈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選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年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其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道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碑為掾龍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道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其率詭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天義夫无後之罪二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

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百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久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明侍即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白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即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鎮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即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回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

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成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輜車鼓吹成石頭永和初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

正百列四十九

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字從弟弈以子康龍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胤後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誑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摠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入濛曰此客豐臚為來逼人王道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遯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

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
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
中郎將物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方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
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
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祖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
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
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安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
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
万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與言去後為人所思頃
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且受顧命
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
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

晉書卷四十九

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耳耳遂笑語移日坦
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
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
人情嚙噬友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
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荀不就會溫蓋錫命遂寢尋
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
勸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
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道子謂文雅過之嘗
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
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且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
懷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

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縣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曰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日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野老乙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音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惣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

晉列傳十九

四

司豫徐兗青兗異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方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其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野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旣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自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

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立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富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豈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勿心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王西今太歲在西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心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龍衣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安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自卑疾故其言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

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龍表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此朱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祖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謚俱齊冊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甲系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重國財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動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并禮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且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且次具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女珣弟珣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

聞恥之送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左將軍
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
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
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郡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垯破之又詔
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
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士議者謂無復東
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
形便且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
奔弔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
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
遣參軍劉宣之距破因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
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
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
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

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墜地
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
混剗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
謚曰忠肅二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沒於
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
壻但如劉龜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
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且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
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
一耗以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
鬻故珣因以為戲混音尚主龍表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
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
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爾綬裕亦歎曰吾甚

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弈字無弈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弈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弈為改容遣之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无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亦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温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與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壁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

晉列四十九

七

被桓温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疆域邊境致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雁舉中書郎郝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朋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充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去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眾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

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淮少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之相敬焉遂各散退朝廷震動之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之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舡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

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龍衣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汎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

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
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磬濟
陽太守郭滿據滑臺舊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不遣將桑據兗黎
陽玄命劉龍夜襲據走之不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飢玄饋不米二千
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
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摠督
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
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
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
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
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
節尺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
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
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

三十一列四一七

七

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
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辜救厘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皇威屢舉實由陛下
神武英斷無患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雲霧尚殿羽六合未
即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
宇宙寧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
東山以道養壽詩此誠以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
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月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
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旨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
每慟始敬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
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戚是
境為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
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贖法垂宥使抱罪之
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未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豐會謙德

不著寔盈是荷先疾旣動便至委篤陛下躄白痰重使還藩淮側甫欲
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異日月漸瘦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
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倏倏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
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求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
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
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呈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
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及醫藥消息歸誠道門與神祇之祐若此而
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
枕悲慟不覺流涕詔遣高平醫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
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了然獨存
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
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極其求生之心未
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
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文之乃轉授散騎常侍

正月外四十九

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
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旣
興疾之郡十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獻武子璠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璠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
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璠璠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
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
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
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万字万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矜故早有時譽言言論
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龍騰孫登執山康四隱四顯為八賢
論其言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
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安子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方落牀冠帽傾
脫万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
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

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方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
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方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方嘗衣白綸巾
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
論但晚合耳方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
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方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
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方既受任
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
下安無不慰勉謂方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
若斯而能濟事也方乃召集諸將都无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
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眾
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郝曇以疾病退還彭城方以為賊成盛致退
便引軍還眾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
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
竭末封謂韶胡謂朗竭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

晉列四十九

十一

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因字景伯宏達有遠略為黃門郎武
昌太守因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摠角時病新起
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
遣信令還安欲留使音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
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
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
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
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
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
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滑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
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
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先是

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
功始卒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
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
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
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福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
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
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
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
二石少患面創瘡之莫創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
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
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
弘之議謚曰襄里六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
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
除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體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

時孝武帝醜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
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
賊胡桀郗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
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對邈書告絕邈
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
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
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巖金并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
侯任惣中臺效彰分闡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游泛江海
當此之時蕭蕭然有陵霞之致既享于禱薜蘿而龍朱組去衡泌而踐丹
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
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成盛矣然激激會於暮服之辰

敦之歡於百金之費發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
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音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
家風亦方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卑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
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
席卷方欲西平玃輩洛比定幽燕廟筭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
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
任高百辟情惟丘琰邈忠壯亦方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
武功宣授斧克前翦凶渠幾清中寓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王羲之

子女之
徽之弟操之

疑之
獻之

徽之
許邁

徽之子楨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又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體稱允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騰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郝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庾亮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晚義遷宣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頗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那浩素雅重之

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五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止與隆替對豈可以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主丞相時果欲內吾抗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使懷尚十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那浩與桓温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其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萇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

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
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全計而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音無功可論事可記忠言嘉謀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將
有去明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
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與有識共之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
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
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息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
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
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
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
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故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
必親征未達此言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
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固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音路

孫百列五十一

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陵陳
浩不耳比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
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
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時功
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艱勞之敝終獲永逸者可也求
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
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且千里饋糧自
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敝未至於此而十室之
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任
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敝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邦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
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
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

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
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况則大官未行豈可
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於此後欲悔之亦
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
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
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斬是廢虛遠之懷以救
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
荒義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較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
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
各安其業若不耳此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
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致命
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
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
復可知吾又瞑目曰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滋事未

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
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
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前罪一人其後便
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縣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其吏令
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
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帶
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
百姓流亡石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毀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
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
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
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其政之本又可絕其二
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入愚迷
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
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

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道等皆以文義冠
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
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
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
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
盛所以游自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
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万殊靜躁不
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况脩
短隨化終期於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
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
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
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
文義之比於石崇間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鵝善鳴求市
未能得遂攜親友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喜以待之羲之歎惜弥日又
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
當卒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
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父誤刮去之門生齮換者累白
又嘗在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
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又競買之他日姥又
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
鴈行也曾與人書云羲之臨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具未必後之也
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刻惜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
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倒遂乃亡失常歎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
美文豈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
居郡境羲之代迷止一帛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掃

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音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且按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年二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告一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浪違推賢之義母弟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隊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日吉辰肆建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容信誓誠有如轍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從滄海

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手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權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楊尹許詢嘗就惔宿牀惟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汗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洋頃東游遠脩植桑東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此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乃後為豫州都督又遺万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履之韻而俯同群碎誠

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少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方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疑之亦立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弥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東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豈得獨擅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又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

去嘗寄居空宅中俱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拍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舡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声色嘗夜与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擬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与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猷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植之

植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植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植之曰亡叔時之標人是千載之英坐皆悅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
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撻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
一班獻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兒微之操之
俱詣謝安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安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
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古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微之共在室忽
然火發微之處走不遑取履復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
有偷人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擅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
驚走王苴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孝書義藪之密從後制其筆不得歎曰此兒
後當復有文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義藪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
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駁特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
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
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強勃然數之曰傲主非禮也貴
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儻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
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

五言列子

七

獻之題榜以為方代賈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
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畫夏比訖髮鬚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
法獻之揣知其自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
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尔荅
曰只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死贈禮有同異之
議惟獻之與徐貌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言
洋溢弱冠遐樓則契齊筮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
消殄功勳既融投藪高議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
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縉綬實大晉之雋輔義駕於曩臣
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
家之為上章道家法雁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覓餘事惟憶與鄰家
離婚獻之前妻和曇女也俄而安於宮安僖皇后立以右父追贈侍中特
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无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
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

其父子書各為一表置左右以翫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其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沙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益嚴茹芝眇爾自得終正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傳五十一

制曰書勅之興筆平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綫點翰爭力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且懸帳之音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迫絕論其盡善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畧以此為瑕缺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臨見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无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虵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百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臨見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遜

蔡豹

羊鑿

劉翥

桓宣族子

朱伺

毛寶

子獲之安之

孫璩

劉遐

鄧嶽子遐

朱序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万里訐哀不垂救既慙包胥無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聰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聰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竟並誅

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千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梓柯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雋太守李雄遣李驥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驥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襲珠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室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陸

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水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為徐州豹為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為豫州而豹為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其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旌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鸯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慙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許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勒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士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

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管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劾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當方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二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眾其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眾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焯歷太僕充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道以鑒是龕州

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鑿深辭才非將帥太尉却鑿亦表謂鑿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道以舉鑿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鑿斬刑元帝詔以鑿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鑿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曲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翥字承翥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翥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翥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曹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玄也况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大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翥曰琅邪王以

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翥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東遷尚書吏部郎翥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翥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翥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辟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士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翥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翥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翥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翥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却鑿咸云翥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

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峯以
侈汰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
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峯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
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峯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峯官書
始下而峯為耶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
郎義興太守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謂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妻為元帝
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
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大參軍使就平雅平雅
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
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領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
軍躬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
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之曰卿能保頭不
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

晉列傳五十一

四

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
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
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躬又輕
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動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
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
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
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
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
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
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
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
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
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

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
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
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
隨曰宣尚昔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謂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明
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
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
州刺史郭敬茂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
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
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風儀或載鉏
耒於輶軒或親共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
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少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
侃薨後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
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愨

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
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
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
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
功封竟陵縣男宣又在襄陽經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
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熊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
移戍峴山宣與王寶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愨期守江陵以疾求
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愨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
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
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頗參諸府軍事由遷大司馬
參軍時符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
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
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璽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

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王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

既不易爲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郵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且裝百且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

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灑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眾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灑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再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刃之彼不能刃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

列五十一

七

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具中陳聲率諸无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為督護討聲聲眾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詎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龍聲聲止且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槽以勁弩下射之及斷其水道城中无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龔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敗人皆樂附又以廙已心矣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湏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眾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晨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

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廩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且大部分未可使西廩性矜厲自用兼以同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各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足以卿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廩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馬喚云賊欲至伺鷲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且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使宜急遣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且更遣使嶠意悟即遣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二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万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方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上為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桓宣北月約南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具約黨疑之宜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

箭血流滿韉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記夜
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
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
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無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
無退非直整齊二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
歿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
可試與寶立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感若寶不立効然後公
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
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
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
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
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
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衍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
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

列五十一

乃

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
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臨與其將婁安李英等五萬人來寇
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
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各其過故不加贈
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二年乃下
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
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與寶墮石上視
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
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龍壽州陵侯翼
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
杖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干瑨戴羲等作亂
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壽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為參軍從

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
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
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為建安侯復為溫太
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擊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林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
太守本官如故表具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
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
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
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
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
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軍警言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
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
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
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
于巴西郡以糧運之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
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璩璿璿璿璿最知名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
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
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淮肥之役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
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誰王恬司馬海
陵縣界地名青浦四面湖澤皆是孤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
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葑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
有万户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誰梁一郡內史
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
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
王異據涪郭法戍宕渠即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
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
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殷亮自桓

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凶凡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
初璩弟寧州刺史璩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
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
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
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
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欲龍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
文處茂等撫其餘眾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
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
躬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
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且都寧蜀太守文
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又詔西夷校尉瑾為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
江陵率眾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

五百列五十一

十一

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西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
口反還龍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
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棘道令何林聚黨助
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
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為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
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垂慮外葬送日近益
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
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旌
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
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為安西司馬沒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
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上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
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
難率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彭康領軍將軍桓祕等

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家道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濠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勦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為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濠為游擊將軍道為太傅王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為玄所殺惟道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復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留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

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版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第疑疑弟辯並有志節疑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曾宗之役並奮而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異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辟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爾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加以遐為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二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龍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

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郁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下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突山起火燒甲杖都盡肇龍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竟改名為岳焉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盤後遇赦與撫俱出久

王才五十一

十一

之司徒王道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衍期鄱陽太守紀陸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為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假節

朱序字次倫義人也父壽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雁陽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為征討

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河東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眾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眾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方眾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

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劔寇陳頴序還遣秦膺討劔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万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眾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祭首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眾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誦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黑之白水與永相持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劔於石門遣祭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雁鳥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劔京北人

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劉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大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民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負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大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復類玄虬興微鴻鴈鼓輶在聽菟置有作趙趙羣英吏勤茲王略

列傳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